



乡情

大井春晓

□郑永凯



梨花树下翰墨香。陈涛摄

大井的春天,是从梨花里醒来的。春风轻拂,发出了开花的信号。大井几千亩的梨树施展积攒一冬的力量,光秃秃的枝丫上齐刷刷长出了无数的花骨朵,酝酿一场盛大的花事。三月下旬的某一天,晨光刚揉开惺忪的睡眠,漫山的梨枝已悄悄舒展腰肢。那些挨挨挤挤的花骨朵儿,像被露水粘住的白蝴蝶,在料峭的风里微微打颤。忽然有只戴胜鸟掠过枝头,金红的冠羽扫落几滴宿雨,啪嗒一声,千万朵梨花便约好了似的,齐齐睁开五瓣的眼。放眼望去,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白得耀眼。

这白是能沁出香来的。不像雪那般清冷,也不似棉絮那般轻浮,倒是把月光揉碎了,拌着山泉的甘冽,一层层往人心里渗。道路两旁早早摆出了各种小摊,有卖柚子的、有卖野菜的、有卖糖画的时候,又好像是饱餐了一顿母亲做的野菜春宴而心满意足的时候……不知不觉,春就这样悄然而至了,在渐渐泛绿的田间地头,和坡坡坎坎上燃起了春的生机和活力。近处的河滩上,小草悄悄地从泥土里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蕨菜也不甘示弱从枯草从里冒出头来,散发着奇异的清香,让我不由得怀念起母亲的家常春宴,那些富有春日气息的小菜,总是一次次让春天的色彩和气息从舌尖绽放,然后蔓延至我们的全身。

春雨过后,鸭子河畔的梨树、杏树和桃花开始奋力举起一个个含苞欲放的花蕾,于是,希望在不断孕育,大自然的色彩在不断充盈。一阵微风吹过,花骨朵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引来了勤劳的蜜蜂,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远处的田野里,返青的麦田仿佛绿色的海洋,点缀其间油菜花在绿波中熠熠闪光,成群的蝴蝶开始围着它们翩翩起舞,为鸭子河畔多彩的外衣再添些许鲜艳的花纹。

鸭子河畔的春天是美好的、浪漫的。万物苏醒,每一株曾经孤独和荒寒的草木,体内所积蓄的蓬勃力量,都跟随流淌的河水喷薄而出,花叶洒满。微风春雨暖阳里,随处可见人们忙碌的身影,似乎每一个人都懂得草木虽微、青山可望的道理。因为大家都坚信:不管自己是一粒尘、一片叶,还是一滴水、一朵花,只要不慌不乱、只要真诚地活出自己的姿态,就一定能够穿越寒冬迎来春天,那些所有的期盼便会如约而至……

青团上——艾草的翠衬着梨花的白,竟比年画里的颜色还要鲜亮。

这白是能醉人的。昨夜雨珠还在花瓣上打秋千,风一过,扑簌簌全跌进脖领里,凉丝丝直往心窝钻。放蜂的老赵头早支起帐篷,蜜蜂儿驮着雨露在花间乱撞,有几只醉醺醺的蜜蜂与踏春游人撞个满怀。梨园旁的油菜花开得正艳,那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在花蕊间钻进钻出,裹了满身的金粉。穿汉服的姑娘举着油纸伞,伞面上斑驳的花影随着脚步流转,倒像是把满山春色都收进了绸布里。忽听得孩童惊叫,惊得戴胜鸟扑棱棱掠过,金红冠羽剪碎一树白雪。原是孩童发现枝丫间藏着去年未落的梨果,干瘪的褐与鲜润的白撞在一处,竟生出些时光错落的趣味。

大井的春天是会飞墨的。晨雾将散未散时,梨树下笔墨纸砚早已备好,宣纸铺在长条桌上,镇纸压住边角,书法协会的老师现场挥毫泼墨。放蜂人老赵头

凑近瞧热闹,蜂箱暂搁在田垄边,竟有工蜂误打误撞沾了墨,在宣纸上拖出曲折的金线,惹得戴眼镜的老先生抚掌:“妙哉,此乃天然飞白!”

日头爬上树冠时,梨林已成了露天的兰亭。十二管狼毫在花影里起落,楷书端庄如老梨树的虬枝,行草恣意似被风惊起的雀群。儒雅的陈老师最是洒脱,笔走龙蛇间,东坡的“梨花淡白柳深青”竟洒出了三分酒意。忽有顽童扯着蝴蝶风筝跑过,丝线缠住花枝,霎时间凌空皎白乱舞,恰落进“一树梨花一溪月”的墨痕里,平添几分天然装幀。

摄影协会的王老师猫腰钻到梨树下,镜头里框住的不仅是挥毫的老者,还有远处菜花田里扑蝶的稚童。最妙是七十岁的周老挥毫写“春”字,起笔时无人机恰好掠过花海,镜头俯拍处,雪花飞溅竟与宣纸上的墨痕虚实相映。

风筝这会儿成了会飞的铃印。穿红衣的小妹拽着沙燕儿,金鱼尾巴扫过梨

枝,抖落的花瓣正巧嵌进“香雪海”的题款。退休的张会计举着云台追拍,镜头忽而对准书法家挥毫的手腕,忽而转向菜花丛中写生的美院生——那姑娘的调色板上,梨花的雪白与菜花的明黄正在嬉戏。

日头洒透宣纸时,上百幅书法作品已寻了新主。穿冲锋衣的驴友将“满园春色”卷进囊,戴草帽的老农把“惠风和畅”插在斗笠沿。摄影师小郑却独守古梨树下,待云层下的阳光吻上花瓣时,终于捕获了理想的构图:遒劲的枝干如篆书转笔,簇簇梨花若工笔渲染,其间点缀着几粒墨色般的旧年梨果,恰似闲章落款。

梨花飘过晾墨的宣纸,养蜂人老赵头拿起“梨雪摇金”的墨宝压在蜂箱上,不久这春日的馈赠,又将化作信笺,随放蜂人的卡车飘向更远的山川。春风载着零落的花瓣,将把大井春花的平仄,说给秋月听。

旌湖春行记

□赵志奎

昨夜一场春雨,今日天空放晴。平时习惯于沿德阳旌湖两岸散步或跑步的我,忽起兴致,想用自行车丈量一次这十九公里的湖光山色。

推车出门时,直接骑向云峰山路,往右拐沿着沱江西路向东折转,进入沱江路大桥向南蜿蜒如彩练的旌湖绿道,微风在耳旁掠过,红黄蓝三色标线在雨后阳光下愈发鲜亮。过嘉陵江大桥时,瞥见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的运动场,暗红色跑道与湖面粼粼波光遥相呼应,恍若青春与时光的对望。

行至大名城段,垂柳初萌的新绿,杨柳枝的影子映在水面上,随着那泛着涟漪的水流轻轻荡漾。枝条低垂处,蘑菇状长椅错落如童话布景。驻车摘下口罩和墨镜,呼吸着湖风,凭栏时,两只黑白身黑眼的鱼鹰正在不远处捕食。前面那只突然缩起脖子,像枚黑箭直扎进水里,水面只留下几圈涟漪。约莫半分钟后,它从二十米外冒出头,喉结一动一吞咽着战利品。这对搭档配合默契,一个扎猛子,另一个就浮在水面放哨。水纹荡开层层圆晕,惊破一池春寂。

穿过成绵高速大桥的穹顶,柳梢摇曳桥处的轰鸣渐次入耳。闸口飞湍似雪,在斜阳里织就七彩虹霓,应和着唐代诗人李太白“疑是银河”的古绝唱。距离不远处,又一座新建桥已开始围堰打基。

东行转入柳梢堰湿地公园西口,几株樱桃花雾扑面而来,粉白嫣红织就锦绣幔帐。更有老柳垂绦处,朱衣绿裳的舞者随萨克斯音韵翩跹,铜管悠扬里,春色愈发浓稠欲滴。

德阳拥军公园的青铜雕塑在暮色中泛着幽光,英雄黄继光的英姿凝固成永恒的冲锋。抚过华表浮雕时,指尖触到历史粗粝的纹路,“拥军优属”的镂空魔方将誓言镌刻进钢铁,“榜样的力量”展示着军人标杆群像,正如那句“安宁不忘危机,发展不忘国防。”此间游人驻足,莫不肃然。

过嘉陵江大桥东段,岸边椅子上有“低头族”,有边走边拿

着手机听心灵鸡汤的,有拎着菜散步的,有做抖音直播的年轻人等,各忙各的。

在沱江路大桥与珠江路大桥之间,“旌湖揽翠台”小广场对角,一组三星堆青铜像卡通人物塑像,仿佛古蜀先民跨越时空的凝望。侧面林带里的樱花,未谢完的蜡梅,还有那朵朵玉兰都花蕾锦绣。一座“城市智慧驿站”集智慧卫生间、无人零售、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于一身,还有残疾人专用如厕通道等,让人们感叹科技的日新月异。还有那飞跃两岸的蓝白色铁栏过街天桥,人在上面行走如云中漫步一样。

岷江大桥至长江路大桥这段是候鸟集结飞翔地,大量红嘴鸥因有游人抛食投喂,不停地飞到手中抢食,水面上还有许多水鸟,它们构成旌湖最美的景致。这一段绿化带中有5656型铸铁黄色小火火车,还有德阳三大厂红砖墙和高高烟囱模型,车间行车架等。凯江路大桥至黄河路大桥林带,有大型德阳历史文化名人石雕塑像。

从青衣江大桥至黄河路大桥返回,暮色中的石刻墙默立如史册,中华文化的前世今生在浮雕间流转。新修的岷江路闸桥处,喂鸟的市民最多,也最舍得投食喂料。

湖岸边,无数只红嘴鸥边飞边鸣叫争抢游人手中的食料,水面上的候鸟只等食料掉下不劳而获。有凤头潜鸭、红头潜鸭、白骨顶鸭、绿头鸭、斑嘴鸭、花脸鸭、野鸭等,在湖中倒影幢幢的楼宇间划出墨色涟漪。一艘清污智能机器人船,正悄无声息地搜寻水面上的垃圾,与候鸟鸣声、人语声、水声谱成现代与自然的二重奏。

这一程骑行,人和车轮的印迹,何止是十九公里湖岸。母亲湖的臂弯里,古老传说与未来畅想正在完成一场盛大的交接。当三月上旬晨光再次染红天际线时,那上千只振翅的精灵又将启程,把这座工业城市春天的故事,讲给更远的山川听。

归家推窗时,犹见远处旌湖绿道蜿蜒如未写完的诗行,又将在一个明媚春天里静默延伸……

鹿頭山

刊头书法 周荣 总第2081期

鸭子河畔春光美

□敏子

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仔细想想,好像是料峭春寒里开始下起一场场淅沥的雨的时候,好像是灼眼的海棠满树满枝绽放的时候,好像是柳树垂下绿丝绦的时候,好像是成片金黄的油菜花装扮了田野的时候,好像是灼灼桃花追风戏雨的时候,好像是听到第一声燕子呢喃而惊喜的时候,又好像是饱餐了一顿母亲做的野菜春宴而心满意足的时候……不知不觉,春就这样悄然而至了,在渐渐泛绿的田间地头,和坡坡坎坎上燃起了春的生机和活力。近处的河滩上,小草悄悄地从泥土里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蕨菜也不甘示弱从枯草从里冒出头来,散发着奇异的清香,让我不由得怀念起母亲的家常春宴,那些富有春日气息的小菜,总是一次次让春天的色彩和气息从舌尖绽放,然后蔓延至我们的全身。

春雨过后,鸭子河畔的梨树、杏树和桃花开始奋力举起一个个含苞欲放的花蕾,于是,希望在不断孕育,大自然的色彩在不断充盈。一阵微风吹过,花骨朵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引来了勤劳的蜜蜂,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远处的田野里,返青的麦田仿佛绿色的海洋,点缀其间油菜花在绿波中熠熠闪光,成群的蝴蝶开始围着它们翩翩起舞,为鸭子河畔多彩的外衣再添些许鲜艳的花纹。

鸭子河畔的春天是美好的、浪漫的。万物苏醒,每一株曾经孤独和荒寒的草木,体内所积蓄的蓬勃力量,都跟随流淌的河水喷薄而出,花叶洒满。微风春雨暖阳里,随处可见人们忙碌的身影,似乎每一个人都懂得草木虽微、青山可望的道理。因为大家都坚信:不管自己是一粒尘、一片叶,还是一滴水、一朵花,只要不慌不乱、只要真诚地活出自己的姿态,就一定能够穿越寒冬迎来春天,那些所有的期盼便会如约而至……

织交融,和美芬芳。

春雨过后,太阳出来了,一片晴朗,整个世界像刚洗过似的。独自站在江畔,站在鲜亮如火的海棠树下,我仿佛站在了离春光最近的地方,忍不住深深地呼吸一口,甜丝丝的,像喝了蜜一样,令我一再沉醉,一再迷失,那些来自生活的寒意与倦怠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那些曾经的悲痛与伤害也如脚下的河水一路向前流淌而过,一种久违的生命的愉悦和欢欣猛然间从心底溢出,迅速将我轻轻淹没……

春雨过后,鸭子河畔的柳树上穿了嫩绿的蕾丝长裙,那密密麻麻的柳芽开始像满天的星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为绿如蓝的鸭子河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近处的河滩上,小草悄悄地从泥土里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蕨菜也不甘示弱从枯草从里冒出头来,散发着奇异的清香,让我不由得怀念起母亲的家常春宴,那些富有春日气息的小菜,总是一次次让春天的色彩和气息从舌尖绽放,然后蔓延至我们的全身。

春雨过后,鸭子河畔的梨树、杏树和桃花开始奋力举起一个个含苞欲放的花蕾,于是,希望在不断孕育,大自然的色彩在不断充盈。一阵微风吹过,花骨朵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引来了勤劳的蜜蜂,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远处的田野里,返青的麦田仿佛绿色的海洋,点缀其间油菜花在绿波中熠熠闪光,成群的蝴蝶开始围着它们翩翩起舞,为鸭子河畔多彩的外衣再添些许鲜艳的花纹。

鸭子河畔的春天是美好的、浪漫的。万物苏醒,每一株曾经孤独和荒寒的草木,体内所积蓄的蓬勃力量,都跟随流淌的河水喷薄而出,花叶洒满。微风春雨暖阳里,随处可见人们忙碌的身影,似乎每一个人都懂得草木虽微、青山可望的道理。因为大家都坚信:不管自己是一粒尘、一片叶,还是一滴水、一朵花,只要不慌不乱、只要真诚地活出自己的姿态,就一定能够穿越寒冬迎来春天,那些所有的期盼便会如约而至……

诗页

### 清明贴

(组诗)

□杨俊富

#### 坟是一朵黄色的花

我跪祭的这一堆黄土是父亲用尽一生在山坡上开出一朵苦厄的黄花

每年清明时节我如一滴雨的回归来到这片山坡用眼泪采摘一次,浇灌一次

#### 跪在母亲墓前

跪在母亲墓前寒冷的风雨在耳旁呜咽我仿若听见母亲临走前被癌细胞折磨的呻吟

如今,母亲已安祥成一块墓碑一堆黄土是绝世的丹药彻底根治了她的病痛

母亲,我就跪在您身边任寒风掏空心中所有名利唯您始终安居我心中最温暖的一隅

#### 清明雨

窗外下着雨与“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那场雨一模一样

我喜欢赞美雨但我并不赞美今天的这场雨隔着窗玻璃一遍一遍触摸有如隔着一块墓碑触摸住在里面的亲人

却摸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跳只摸到我忍了很久的思念和痛它们都在这场雨里发酵、膨胀

### 清明

□王笑风

流水枯竭或污染,龙隐身于树四月,人们找到了悲伤之源死去的老父亲啊,哗然飞起来的鸟群

松塔里有青果的舍利在坟墓里还打坐、祈祷吗整个四月晚上的月亮都是凉的

祭扫回来,依然不能明白啊为什么生死是这样的安排

有的已化作无形有的还两手空空地活在世上

#### 一只蝴蝶飞过父亲坟头

□周开学

蒿草吐出新芽碑文被春风擦亮一只蝴蝶扇动斑斓羽翼轻盈飞过父亲的坟头细辨姓氏笔画撞碎我眼里的朦胧

这只蝴蝶如果戴上眼镜就是断文识字的先生它用触须翻开泛黄的族谱寻找温暖的影像雨水打湿翅膀时它蜷缩在父亲名字凹陷处打盹

小小的蝴蝶承载过往在季节的巷口颤抖仿佛要将时光的褶皱抚平逾越香烛的界限托起父亲的笑容

有人弯腰点燃纸钱丝丝灰烬悬停处蝴蝶忽然变成了一缕静静燃烧的蓝色火焰

我伸出手想抓住瞬间的慰藉指间触碰到的只有轻柔的风

风物

老家的香椿树

□胡佑志

新春吐露,香椿树就在春天的不经意中,悄悄探出头来,给姹紫嫣红的春天披上一道红油油的色彩。

故乡的山坡上,父亲不知何时种植了一棵香椿树,坡地的路边,香椿树经年累月成长,一年比一年高。每年,待香椿初露新芽,大概在惊蛰过后,母亲就会采摘一些椿芽,拿回家后,淘洗干净,然后将椿芽切细,鸡蛋打散,与香椿芽一起搅拌均匀后入锅煎饼。淡淡的清香,伴着一股犹如樟脑、丁香的气味扑鼻而来,禁不住让我食欲大开。母亲说:“喜欢吃的话,树上还有椿芽,下次母亲就多给你做点。”香椿树长到碗口粗时,树根部便长出许多次生根,父亲就将次生根苗移栽别处。父亲说:“一棵香椿树,满足不了椿芽吃,多栽几棵,以后就可以大饱口福了。”春天里,邻居见我家香椿长出两三片嫩芽时,就来采摘,父亲非常高兴。母亲也说:“香椿芽多了,吃不完是浪费,送些给别人,大家吃大家香啊。”母亲的话语,如一缕春风,润泽了我的心田。渐渐长大的我,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懂得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

待香椿树长到直径二十多公分时,姐姐要出嫁了。那时家里清贫,但也不能让姐姐被人看不起。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决定砍掉那棵香椿树为姐姐添置嫁妆。我是看着香椿树在父亲的刀下慢慢倒下的,父亲抚摸着香椿树,不禁喃喃自语:“这树长势不易,砍掉可惜了,但我闺女要出嫁,得给她做家具啊!”我对父亲说:“爸,你还栽有几棵香椿树,好好管理吧。”父亲暗淡的眼神突然有了希望。姐姐的

书柜面料就是香椿做成的,姐姐闻了又闻,连声说:“这桌面好香,一股香椿的味道。”

渐渐长大的我,离开了家乡。故乡对我来说渐行渐远,但香椿树一直伴随我的记忆疯长。那天,朋友带来一小把香椿芽,问我吃过没有。我告诉朋友:“香椿我是从小就吃着长大的。”朋友一阵惊讶,信誓旦旦地说:“那我今天给你露一手椿芽煎蛋,咋样?”“蛋饼一上桌,我夹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太细嫩,粗糙,有香椿的味道,但口感晦涩,如同嚼蜡。我对朋友说:“椿芽的最佳采摘期在谷雨前,这时长出的芽相当之嫩,肥大而脆嫩,香味浓郁,味道正宗。一旦过了谷雨,长出的芽不叫椿芽而叫芽叶了,就失去了做菜的价值。”

香椿树,有着“树上蔬菜”的美誉。我在超市里看到香椿芽,捆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拿起细看,才发觉这香椿芽与家乡香椿芽大相径庭,快赶上吃香椿叶了,而且价格还高得离谱。小时候吃惯了母亲的椿芽煎蛋,料想这椿芽派不上用场,于是转身走出超市,回家自个儿到山坡上去采。

老家山坡上,油菜花儿黄灿灿一片,各种花儿在春光中舞蹈。我寻着当年父亲种植的香椿树而去。幸好还有两三棵香椿树在春风中萌芽,我挑选最嫩的芽摘了一束,带回家,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做起香椿煎蛋、香椿拌豆腐、凉拌香椿芽等。唇齿留香,让我找回了妈妈的味道。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管行走多远,香椿的味道是浓浓的乡愁,更是春天的味道。